

成长吧，少年！（第二季）

儿童文学巨匠欢聚一堂

集结曹文轩、张之路、毕淑敏、梅子涵、汤素兰、许廷旺等
三十五年经典回顾

让孩子心中开启一朵纯美的文学之花



班上的钱罐

· 校园小说 ·

东方少年 35周年
创刊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◎编

成长吧,少年!

【第二季】



班上的 储钱罐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◎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长吧, 少年. 第二季 / 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编.

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5108-4960-2

I. ①成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3153号

成长吧, 少年 第二季

- 作 者 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 编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940毫米 16开
印 张 84
字 数 1200千字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960-2
定 价 120.00元
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

序 言

你现在阅读的这套书，是我们为庆祝《东方少年》杂志创刊35周年而结集出版的。1982年5月，《东方少年》杂志创刊。35年中，我们刊发了一大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经典之作。

一篇好的文学作品，就像一朵芬芳的小花，令人爽心悦目。在众多的美丽花朵中去选择最美的，确实是个难事。每朵花都有自己的姿态和香气，都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可爱之处。更何况，在《东方少年》这个百花园里，盛开着无数的美丽鲜花。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的35年，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步伐，伴随着儿童文学事业的巨大发展。我们的这些作品也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但是，它们记录着国家和时代的步伐，记录了生活在中国的少年儿童的成长影像。在我们为选编这套作品集而重新阅读这些优秀作品时，我们由衷地感觉到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给予我们的文学、思想的清香和其久远的艺术魅力。

我们坚信，所有为《东方少年》写稿的作家们，都是和我们一样充满情怀的人。他们对《东方少年》给予了希望，他们曾经并永远和我们一起，陪伴着一代代小读者。

这些作品，只是我们35年所有作品中的极少的一部分。我们感谢这些被《东方少年》小读者喜欢的作品和他们的作者。

为了纪念，为了感谢，我们将继续把更多的好作品整理出来，结集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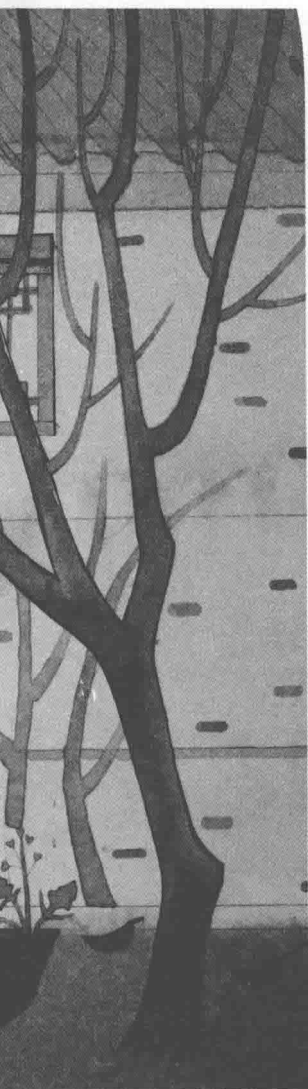
希望读者们喜欢这套书，也希望读者们继续关注《东方少年》杂志，因为，未来的每一期《东方少年》杂志都在不断地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。

让我们继续前行，沐浴着文学的清香。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







一幢不知道建于哪个年代的老房子，
灰色的墙砖，灰色的屋顶，
灰扑扑的玻璃窗。
好多好多的叶子一片挨一片，
挡住了整个灰色的墙面，
使前面看起来陈旧破败的老楼，
显得幽深又神秘，好像掩盖着无数古旧的秘密。

孙聿西/图



目 录

Contents

班上的储钱罐 许廷旺 · 001

题王许威武 张之路 · 015

叶子上的奇遇 谢倩霓 · 035

老师的短信 韩辉光 · 051

会看病的班长 盛永明 · 062

坐镇是妈妈的命 郁雨君 · 072

六指神猴 陈刚 · 081

和米小麦做朋友 龚房芳 · 093

我的手指神功 侯建臣 · 103

叮当小队 曹延标 · 114

多米诺效应 马昇嘉 · 120

咱班没隐私 庞婕蕾 · 128

再叫我一声乖囡 庞婕蕾 · 136

“小达人”VS“绿巨人” 马昇嘉 · 147

友谊的天空 周羽 · 158

逃跑的面具 徐玲 · 168

我与补习班的斗争 周羽 · 177

飞翔的声音 王曼玲 · 186

吹口哨的男孩 许廷旺 · 195

“绅士”马来 吕清温 · 206

班上的储钱罐

▶▶▶ 文/许廷旺



总有学生捡到一角、五角、一元……的硬币，他们很自觉地放在讲桌上。问谁丢了，没有人吱声。一搁就是很长时间，也很少有人认领。天长日久，讲桌上的钱越聚越多。我就拿来小儿的储钱罐，叮嘱学生，再捡到钱，如果没有人认领，就放进储钱罐里，到时派个大用场。

储钱罐就放在讲桌的一角，时刻受到我和学生的注视。

自从有了储钱罐，学生的兴趣更浓了，有的学生还把自己的硬币充公，他们理由出奇的一致：这硬币放在身上，说不定哪天就丢了。与其丢了，还不如放进储钱罐。

储钱罐越来越沉。

“老师，你看！”金丽晃动着储钱罐，储钱罐发出一串沉闷的响声。

“到时干什么用呢？”有的学生心急，眼睛看着我。

“到时，一定有它的用途。”我认真地说。

学生笑了，叽叽喳喳议论着，有学生提议春游的时候把它当经费；有学生说把它捐给困难的学生；还有人说把它捐给希望工程，署名四年（2）班……看着一个个幸福又可爱的面孔，我的眼睛也亮晶晶的。

一天，我来得较早，收拾讲桌。我挪动了一下储钱罐，嗯？我心里暗暗吃惊，储钱罐变轻了，里面连一个硬币都没有了。谁干的？我的双手停在半空中。我扫了一眼学生。由于时间比较早，教室里没有几个学生，也没有学生发现我的异常。

我把储钱罐放回原位。

谁这么大胆？把一储钱罐的钱连窝揣了，那些钱也不是小数。储钱罐里的钱是最近一两天才没了，否则早有学生发现了。到底是谁干的？他拿这些钱干什么？我的大脑里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学生，最终没有一个学生引起我的怀疑。

学生陆陆续续来了。

第一节是我的课。我一边上课，一边暗中观察每个学生。如果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拿的，总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。我的目光一会儿落在储钱罐上，一会儿落在学生身上，没有一个学生引起我注意。

我一抬头，与金丽的目光碰个正着，她下意识地收回目光，目光中似乎有一丝惊慌。

难道是她？

我思考着该不该把这个坏消息公布出去。一旦公布了，全体学生一定会愤慨的，无形中，那个人就要承受很大的压力。他之所以拿钱，一定遇到了什么困难，过一段时间，他会把钱还上的，或许向我

说明情况。

我决定暂时不公布这个消息。

第二节刚下课，班长李一匆匆跑进办公室，“老师，储钱罐丢了！”大概是急的，她才这样说。

“还有谁知道？”

李一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“我，还有李特。我擦讲桌时，挪动储钱罐，发现它空了……”李一快人快语。

“告诉李特不要声张。”我特意补充了一句，“或许有人急用，没有征得大家同意就拿走了，说不定第二天早上就还回来了。”

李一愣了半天，才说出一句话，“老师，你早就知道了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

二

放学十分钟了，教室的门还开着，是不是忘锁了？我向教室走去。一个人与我撞了个满怀，是金丽。

“老师，对不起！”金丽连忙向我道歉。

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她一个人。

“还没有走？”

“我的书落下了，我回来拿。”金丽说完，匆匆忙忙地向教学楼外走去。当她转过楼拐角，特意回了一下头，尽管她装得很随意，可我还是发现了这个细节。

金丽是上学期随着进城务工的爸妈转到这所学校的。刚来时成绩差，却很懂事，也很要强，不到半学期就赶上来了。她性格开朗随和，与同学处得很好，整天乐呵呵的，像从来没遇到过烦心事。

今天，金丽却有些反常。

我紧跟着金丽出了校园，大街上的行人很少。突然，我看见金丽进了一条小巷，我一愣，平时，金丽和同学走的都是大道，她的家好像也不在这里。

看那样，金丽犹豫了半天才走进小巷的。进了小巷，金丽加快了脚步。

我的兴趣一下来了，决定跟踪她。作为老师，跟踪自己的学生是件很不光彩的事，更难以启齿。我心中一边找合适的理由安慰自己，一边又时刻提防着前面的金丽，绝不能让她发现，否则她心里该怎么想。当我走进小巷时，金丽却没影了。我直后悔，也加快了脚步。

小巷弯弯曲曲，两边堆满了杂物。

我又看见金丽了，她走得很急，一头黑发甩过来甩过去。见到金丽，我的心放进肚子里，可随之更大的疑问又来了：她来这里干什么？难道是走亲戚？从来没听她说过城里有亲戚。难道是去同学家？为什么不与同学一起走？

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，金丽又消失了。前面是小巷的出口，紧对着它的是一条繁华的闹市。我来不及多想，一口气跑出了巷口。

不远处站着金丽。

金丽旁边是一位老太太。老太太头发花白，脸色赤红，额头爬满了

皱纹。一身带补丁的厚衣服，虽然是五月份了，却舍不得脱了。在她身旁放着一条油渍麻花的蛇皮袋子。地上放着一个粗大的搪瓷缸子。不时有行人停下来，好奇地打量着她们，有好心的人往缸子里放些钱。我一下明白，这个老太太说不定是从乡下来城里乞讨的。

她与金丽什么关系呢？难道是她的亲人？难道那钱……

老太太说话了，由于离得远，我根本听不清。金丽背对着我，也看不见她的表情。两人像争执什么，争执了半天，只见金丽从书包里拿出水杯，放在老太太的身边。大概老太太不要，硬要还给她，金丽背起书包向我这里跑来。

我一闪身，进了小巷。



三

课上，我认真打量着金丽。金丽听课很认真，明亮的大眼睛，一会儿落在黑板上，一会儿落在书上，听到高兴处，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。她的表现再正常不过了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眼前又浮现出大街上的一幕，金丽到底与那个老太太什么关系？我不是对学生的隐私感兴趣，而是昨天金丽的表现确实有些异常，先是课堂上，她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；放学之后，她迟迟没有离开教室；之后，又匆匆地走进那条小巷，去见那个老太太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一天里，我都暗中观察着金丽，让我失望的是，在金丽身上并没有

发现破绽。

下午的第二节课，班长李一匆匆跑进办公室，“老师，还没有还！”

我一愣，“什么没有还？”

“咳，老师的忘性可真快！”李一口直心快，扫了一眼办公室，没有其他老师。她又开口了，“您不是说，今天就有人把钱还上吗？”

我一拍头，才想起储钱罐的事。我笑了，“我要说得那么准，不就不知道谁干的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还是等他送回来。他都把钱偷偷拿走了，还能送回来吗？除非他是傻瓜。不，傻瓜都不这样干。”李一的口气像老师，教育我这个不谙世故的老师，我倒像起了学生。

“这事发生的蹊跷，或许另有原因。”我不是包庇那个做了坏事的学生，我总感觉这事背后一定另有原因。否则，储钱罐里的钱早不丢，晚不丢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问题了。

“老师，李特他们可行动了。”

李特爱耍小聪明，自喻少年福尔摩斯，恨不得班级里天天发生诸如盗窃之类的事情。

“别胡闹。”我有些不高兴，“我不是告诉你封锁消息吗！”

“咳，你也不想想，李特巴不得天天发生事情。再说了，李特又恰恰知道了，能隐瞒得了吗？”

“告诉他，不要插手这事，我会调查清楚的。”我一本正经地对李一说。

李一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走了。

放学之前，班主任都要到教室看一看，这是学校的规定。其实，这次我去教室是另有目的的。当我下了楼梯，走向教室时，突然，走廊的尽头有一条身影一闪而过。大概是监视他人，由于我突然出现，才来不及藏身。紧接着楼下传来怪模怪样的歌声，证实了我的猜想。

又是谁在捣鬼？

教室的门虚掩着。我心里一动，难道又有新情况出现？此时，我真不想碰到那个人，可我还是向教室大踏步走去。

屋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笑了，不是一个人没有，而是有一个人，却藏身教室的一角，被桌椅挡着。

我看了看讲桌上的储钱罐，它侧歪着。显然听到楼下的暗号，慌乱中留下来的。

“出来吧，我都看着了。”我不温不火地说。先是从桌子后面冒出一个大脑袋，随后是细细的脖子，再就是瘦高挑的身子——整个一个大活人出现了。

“老师……”李特笑嘻嘻的，“您才是福尔摩斯。”

李特这孩子非常聪明，也很会见风使舵，见我发现了她，开始拍我的马屁。

“你搞什么鬼？”我的目光落在他脸上，又落在储钱罐上。

“老师，我可没干那事！”到底是孩子，李特沉不住气了。

“我知道不是你干的！”我停了停，“楼下那个唱歌的是不是李一？”

李特又咧开大嘴笑了，“老师，您真神了！”

“搞什么鬼？”

“老师，是这样的，”李一进来了，也不看我，自顾自地说，“我们想把那个人引出来。”

“你们也不想想，那个人能轻易引出来吗？他可比你俩高明多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两人一脸迷惑。

还是李一反应快，“老师，您知道是谁了？”

“废话，我要知道是谁，还能这样说吗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还要说他很高明了。”李特皱着眉头，一脸苦笑。

“福尔摩斯，你可要好好琢磨琢磨。”我拍了一下他的头，忽然想起另外一个人，我来不及多解释，匆忙跑下教学楼。



四

当我来到大街上时，并没有看到那一幕，昨天的那个老太太也没有出现。

一连两天，我都来到这里，那个老太太始终没有出现。倒险些与金丽走个对头碰。今天，我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，提前一会儿，离开了学校。

小巷里很安静，家家户户关着门，倒是一两枝春天的花朵伸出院

外，散发着阵阵扑鼻的香味，宁静的小巷，曲曲弯弯的甬路，再加上鲜艳的花朵，小巷显得尤其可爱。我无心留恋这里，匆匆奔向目标，那个老太太竟然在那里。

为了不让老太太多心，我装作散步的样子，一点点接近她。说她乞讨，还不准确，她目光温和，好奇地打量着从面前经过的行人和车辆，这与那些职业乞讨者完全不一样。好心的行人把钱放进搪瓷缸子，老人并不看钱数的多少，只是一味地道谢，明显发自内心。

我打量着老人，不由得想起了已去世的慈祥奶奶，要知道，我的童年也是在乡下度过的。再看老人时，就有了一种亲切感。

老人也发现了我。

我就势蹲在老人面前，与老人搭起话来，“您这是串亲戚？”我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引起老人的猜疑。

“傻孩子，我哪有亲戚。”老人很开朗，自己先笑了。

我点点头，“那怎么……”

老人似乎知道我要问什么，接过话茬，“咳，人老了。儿子儿媳都不喜欢了。我性子也倔，看不了别人的眼色，一赌气就出来了。年轻的时候想来这里逛逛，可那时孩子小，肩上的担子重。现在没事了，我正好来逛逛。再说，天也好，不冷不热……”

我陷入了沉思，乡下的老人，尤其是农村的老人都没有养老金，上了岁数，失去了劳动能力，再加上有病有灾的，就成了儿女的负担，儿女不赡养老人的事时有发生。这位老人虽然有怨言，但性格开朗，劝劝她，或许回心转意。